

阿占专栏 词与物

岛上记

阿占

每年秋天,我都会去岛上住几天。从竹岔岛、嵩堂岛、灵岛、大公岛,到长山岛、舵矶岛、大钦岛,几乎每个岛都有我相熟的渔家,要么是笔下人物,要么给他们拍过照画过速写。秋天上岛,花生刚刚收过,老渔婆会在灶上用大铁锅炒炒,我和老渔夫坐在院子里聊天,焦香气很快围拢上来。青梅酒是特意为我留的,老渔夫只喝高粱烧。老渔婆做了四道热菜,虾酱大葱炒鸡蛋、比管炖豆腐、肉末菠菜、咸鱼饼子。我自然要留下住宿费 and 饭食费的,一开始渔家执意不收,后来被我说服了。

在岛上,时间的流淌变成了另一种方式。一根不知挑了什么的挑担,也不知正挑在谁的身上,闻声而近,吱吱呀呀叫着,伴着沙沙嗦嗦的脚步声。我伫立在某堵断墙旁,正微距逆光拍渔网,听见这样一段生活交响,蓦地,就有什么东西在胸腔轰鸣而起了。不管是谁在挑着什么走,不管是挑着水,挑着菜,挑着鱼,挑着粪,我都听出了天籁,听见了人间独有的节拍。

傍晚,岛上金色,我沐在夕阳下的港湾堤坝上,把自己活成一个金色的影子。等到天黑尽,就去岛上的小酒馆吃一顿“鱼羊鲜”,有时候是砂锅炖,有时候是火锅涮。羊是爬山长大的,几乎没有脂肪,肉质鲜红。海货则根据潮水随意搭配。潮水来了,好鱼挡不住,黑头,大黄花,鸦片,海鲈,都是炖汤的王牌军。鱼鲜肉香融合在一处,去膻去腥,鲜上加鲜,一口灌顶,无须多言。

吃完了,我就偷听隔壁那桌的渔把式吹嘘海上奇闻。渔把式们脸膛黑红,一笑便露出一排大白牙。那种时候,疯渔夫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疯子,衣衫齐整,留着山羊胡,酒壶不离身——我打眼就认出那是老物件,锡制的,一抻来高,壶口张开成漏斗型,壶身上的纹饰繁复。疯渔夫喝了几口酒,眼神游离,望着不知名的方向,一开口便是气盛狂狂:“我爷爷是把好手,他可以驾着船在海上漂七天七夜,有一次,大风把他送到了很远的地方,他看到了真正的鲸,兴奋不已,甚至想融入那群精灵,他觉得自己能听懂它们的语言。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有一座岛屿,那是只属于鲸的岛屿。”“后来呢?”我忽然看迷了。“后来,他的船被狂风和海浪弄坏了,岛上空无一物不能过活,伴随他余生的只有鲸的叫声,只有浪的拍打,只有风的嚎叫,在饥饿与无边的孤寂中,他死掉了。”

我很想找到那座岛,四处打探消息,翻阅典籍,仍然无法锁定。但我依然相信有一座小岛,鲸们把50赫兹的声音都存放在那里,那是它们的欢喜和忧愁。

忘记在哪个岛了,曾经碰到一个独饮的疯渔夫,我被他的疯话蛊惑了,从此梦中总是出现小岛。怎么说呢,疯渔夫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疯子,衣衫齐整,留着山羊胡,酒壶不离身——我打眼就认出那是老物件,锡制的,一抻来高,壶口张开成漏斗型,壶身上的纹饰繁复。疯渔夫喝了几口酒,眼神游离,望着不知名的方向,一开口便是气盛狂狂:“我爷爷是把好手,他可以驾着船在海上漂七天七夜,有一次,大风把他送到了很远的地方,他看到了真正的鲸,兴奋不已,甚至想融入那群精灵,他觉得自己能听懂它们的语言。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有一座岛屿,那是只属于鲸的岛屿。”“后来呢?”我忽然看迷了。“后来,他的船被狂风和海浪弄坏了,岛上空无一物不能过活,伴随他余生的只有鲸的叫声,只有浪的拍打,只有风的嚎叫,在饥饿与无边的孤寂中,他死掉了。”

我很想找到那座岛,四处打探消息,翻阅典籍,仍然无法锁定。但我依然相信有一座小岛,鲸们把50赫兹的声音都存放在那里,那是它们的欢喜和忧愁。



阿占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供职于青岛市文学创作研究院。出版文学作品十余部,多次推出个人画展并为多部畅销书插画。小说及散文作品发表、转载于《中国作家》《小说月报》《新华文摘》《小说选刊》《山东文学》《芒种》《光明日报》《解放日报》《散文海外版》等报刊,获得泰山文学奖等奖项。

信笔扬尘

出远门

石泽丰

爹有没有出过远门?娘回想起来,在爹的一生当中,还真有过一回。记得那年爹出门时,背着一个硕大的帆布包,里面塞有爹出门要睡的棉被和换洗衣物。爹到过黑龙江,从皖南的一个山沟里坐拖拉机出发,然后搭汽车,坐火车,一路北上。

那是一个特殊年代,市场经济的气味被风略略地吹进了山沟,一股打工潮开始袭击着山里每一个淳朴的青

年人。听说外打工能挣更多钱,娘有过让爹出门的想法。不知从哪得来的消息,听说哈尔滨需要大批民工,同屋的金艳伯做了二十多年瓦匠,手艺精通远近闻名,那回他被三十里外的一个包工头看上了,据说包工头要带金艳伯去打工。消息传开后,金艳伯就成了村里的红人。娘拎着两瓶梨罐头和一斤白砂糖送给金艳伯,想请金艳伯也能带上爹。

爹心里很矛盾。在我的记忆中,他也想出门挣点钱,但自己没手艺,去了只能干粗活,爹不是不愿意干粗活,而是怕给金艳伯添麻烦,再说自己还不识字。哈尔滨到底有多远,爹也不清楚,他只听说要坐两天两夜的火车。

爹的心结终于解开了。金艳伯来到我家,劝爹:“反正他们也要粗工,

如果他们不要你,那我也不给他们干了!”这话说得没退路,爹感激地答应了。出门头天晚上,爹没有睡好,翻来覆去,我睡在他脚头,也许多怕影响我,有时腿伸了一下,又缩回去不动了。我没问爹,想问,又不知问些啥,最后,爹在那头,我在这头,那一夜我们都没睡好。

第二天,娘是起得最早的人,她把爹要用的衣服全部装好,然后开始烧锅,炒了两海碗鸡蛋饭,还做了一个青菜汤让爹吃。爹吃了一半就放下了,然后背起背包,和金艳伯一道坐学元叔的拖拉机走了。在上拖拉机时,我和娘还有金艳伯的妻子桃婶为他们送行。我记得桃婶有些哽咽,毕竟丈夫是第一次出远门,这是情理之中的事。爹也是头回出远门,但娘没哽咽。尽管她与爹平时关系不好,但

在爹远去的那一刻,娘的眼眶也湿润了。我倒是没出声,我舍不得爹,他老实忠厚,像头牛。

村里的男人能主动找活干发家致富,爹却像一个石磨,推一下就动一下,这是娘与爹关系不好的原因之一。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,娘似乎是输在了命运上,她从小就做了童养媳,更改不了。娘好几次有过离家出走的念头,村里人劝她:“好在你的儿子这么灵活可爱……”一提到这,娘的心就软了。

我爱娘更爱爹。爹出门的最初几日,我心里很不是滋味,我想爹了,想得很揪心,虽然他在上车时没有与我说话,记得他一到哈尔滨,就托人给家里写了一封信,信尽管是写给小爷收的,但是小爷没拆就递给了我,那时我正在念初中。信中写道:“叔:我出

如此生平如此死 我来挥泪伏碑前

——记著名革命烈士何世玲

夏薇娟

何世玲,谱名世舜,号石棱,别号漫农,江家嘴丰禾冲(今怀宁县江集镇上丰村高大屋)人。

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十七日(1902年11月16日),何世玲出身于一个富裕农家,家有可耕田50多亩,一半自耕,一半出租。他天资聪颖,小时候读《论语》《孝经》即解大意,其祖父南洲公感到很诧异,常对人说:“此子能读书矣。”九岁翻山越岭入何氏家庙读私塾,他好学上进,并懂得不少道理,国事民时有议论。他同情贫苦农民,曾力劝其父和管家的堂兄将出租田送给佃户或减租让利,他说:“自家田种不了,出租收租就是剥削。”并多次与他们辩论,批驳“剥削有理”。由于父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,他的主张未能实现,可他这种进步思想受到乡亲们称赞。十五岁时,世玲步行二十里,跟随舅舅汪君就读于三桥白洋小学。“其清治章句诗词以达于当世之,务发为文,磊落恣肆,滔滔千里,不可控制,诚豪荡不羁之才也。”南洲公将世玲的文章送给返乡度假的国会议员何雯先生,何雯阅后回信:“吾师文章德业为宗族闾里所推重。有此文,予以绳祖武,年少英俊,可谓吾家之千里驹也。”过了两年,世玲由县立五高毕业,考入安徽优级师范(后改名安徽省立第一师范),在师范学习期间,世玲堂叔何葛丞在县立六高任校长,世玲寒暑假回家,常常到六高助教,为诸生所乐。在一师,世玲积极参加学生会发动的罢课、罢市、查禁日货、反对贿选等革命斗争。同时,以笔墨为武器,宣传人民,打击敌人。郭沫若办的《洪水》杂志,经常采用何世玲的诗。新思潮中

学校出现的《革新》刊物,由世玲任主编。还先后创办《楚江报》《通俗教育报》,宣传科学、民主和救国思想。这期间,高语罕到一师作“新思潮”讲演,蔡晓舟、恽代英到安庆宣传马列主义,对学生影响很大。何世玲接受了共产主义的启蒙教育,被吸收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团员。不久,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,成为安庆地区早期党员之一。

师范毕业后,何世玲到桐城白鹤峰高小(县立二高)任国文教员。

第二年,怀宁中学聘世玲为国文及历史教授兼任安徽通俗报馆编辑,因肠胃疾辞职休养。朋友、师范校友储皖峰自燕京来函,邀世玲北上就医于协和医院。康复后,准备东渡日本,求为有用之学。无奈,经济拮据不能成行。家乡有汪姓宦族闻其名,以重金聘为西席(家庭教师),教授男女学生数人。专授史记、春秋,优以待遇。空闲时间则于经史子集取舍研讨,阐发前人精蕴。尤长于诗,著有《漫农诗存》若干卷,准备印刷出版,以送给有共同爱好的朋友,因初稿不无推敲,终未付梓。

1926年,革命形势如火如荼,何世玲和陶唐(教育家陶因之侄)、刘衍奇赴广州参加北伐军。1927年初随军进入武汉,何世玲相继任武昌南湖学兵团政治部主任、第七军军部秘书、中共武汉市委政治部宣传科长等职。在武汉,受到贺龙、叶挺、郭沫若等领导人会见。受党组织派遣,一度活动于鄂、赣等地。

其时,家里在邻近的平山乡为他聘了一位姑娘,催其完婚,不从。说:“我现在奔走不定,不是成家的时候,二弟世璋的第二



何世玲烈士

个孩子,出生后不论是男是女,即是我的孩子。”可见其投身革命之志,坚如磐石。

1927年3月初,北伐军第六军、第七军先后到达安庆;3月19日,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到达安庆;3月20日,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到安庆,国民党安徽省、安庆市党部(左派)在黄家操场召开万人大会欢迎,蒋介石在讲话中指责“安徽工作无成绩”;3月23日,安庆国民党右派组织召集欢迎蒋介石的大会。会后,右派收买暴徒,捣毁了国民党省、市、县党部、省总工会、农民协会、市妇女协会,抢劫文件。期间,国民党安徽省党部负责人光明甫先生等被打伤,制造了“三·二三”反革命事件;3月31日,郭沫若撰写《试看今日之蒋介石》,披露蒋在事件中所扮演的背叛革命的角色;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,密令:(北伐)已克复的各省,一律清党;4月16日,国民党右派成立“党务促进会”,在安庆开始清党,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和左派人士。

安庆市珍贵档案征集评选
主办:安庆市档案局 安庆市档案馆 安庆市新闻传媒中心
协办:迎江区档案馆 大观区档案馆 宜秀区档案馆 安庆市档案事务所

人间小景

那树 那村 那娃

王芳来

杨冲的村头,本有棵老枫树,参天入云,遮月蔽日。

早饭后,队长拿着卷筒喇叭,在树下给村民分工;劳作间隙,村民们在树下喝茶歇火,开着玩笑,苦中寻乐。骤雨来袭,男女老少更是从田里一跃而起,嘻嘻哈哈飞奔至树下避雨。白天,孩子们则在树下下跳棋,刷木鼠,丢沙包,翻跟斗;有月亮的夜晚,便在斑驳的树影下捉迷藏,过家家,疯得听不见母亲催归的呼唤!大双,小双,团头,五一,毛狗,红伢,黑伢……都是古枫树下杨冲娃!

有一天,天还没亮呢!树上的八哥便叽叽喳喳,吵闹不休。早饭后,年轻的队长照常吹响了哨子,在树下布置分工一天的工作。阳光透过古枫树的枝叶叶,斑驳陆离地泻在村民的脸上。“嗖!嗖!”冷不防从树上飞下一条弧状黑影,砸穿了几个村民的草帽!吓得众人四散而逃。慌乱中,有人瞥见树底的空地上,已僵躺着一只青灰色大蟒蛇,腰身鼓鼓壮壮,嘴里还衔着粉嫩嫩的小八哥。

说时迟,那时快,胆大的六子哥,机灵的胡狗叔连忙挥起手中的锄头,你起我落,砸向了蟒蛇,缓过神来的村民们也齐力上阵,搬土块,砸石头,不一会,蟒蛇便伤痕累累,血肉横飞。死蛇装了满满一筐,队长叫来天堂哥和二矮叔,抬着埋入河边。我们一群蹦蹦跳跳的孩子,怯怯地,远远地跟在后面,算是给剧毒的蟒蛇送葬了。

原来祥和的大枫树下也有着这般凶险的

时刻。

私下里,娃娃们开始讨论,大蟒蛇是如何上得了高大的枫树?它必定在树旁窥探了多日,且必定有了了不起的攀树神功,枫树旁边,说不定还生存着蟒蛇们的家族。于是,大枫树四周便陡然升起了一股神秘的煞气。

此后足足有半年时光,娃娃们再也不敢在枫树下疯玩了。

热天的中午,南风悠起,只有队里的大黄牛卧在树下,微闭着眼睛,有意无意地甩着尾巴,回嚼着牛草,悠悠哉哉,独享着斑驳的树阴。

那年秋天,村子里闹起了蚁灾,白蚁咬坏了柜床,吃坏了门框。谋事者从大山里请来挖蚁先生,先生身着老布黑衣,头戴草帽,怀揣着黑布包,环村走走停停,四处掘挖,终是寻不见蚁巢,便疑心蚁巢藏于村头的古枫树里。于是叫人在几人合抱粗的枫树苑上举镐挥斧,凿挖了两尺见方的方洞,结果,蚁巢终未找到,却伤害了无辜的古枫树!

冬日里,北风骤起,树苑已受伤的古枫树狂啸不已,偌大的梢冠在空中晃摆不休,人们开始惴惴不安起来,担心受伤的大枫树经不起大风,会突然坍塌,压坏房屋,伤及村民。只是古枫树太高太大,树冠盖了半个村头,一日半宿,无法砍伐。庄上老人们说,古枫树寿命颇高,定有神佑,决不可以随便伐倒。

自此,起风之日,庄上女人们总是提心吊胆,魂不舍;男人们却又束手无策,一

筹莫展。

年终,终有村民聚于树下,环顾四周,开始比画着如何放倒枫树,商议来,商议去,古枫树平安地度过了春天,又平安地度过了夏天,直至深秋,褚红色的枫叶依旧彩霞般罩着村头。

这日,太阳还没起山,便有村民于树下净手焚香,俯身叩首。吃过早饭,老队长找来几个木匠,于古枫树上架梯绳,先断枝丫,后锯主干,折腾了多日,终是在秋末放倒了大枫树!刹时,古枫树的枝丫躯干伤感



稻菽千重 林潜生 摄

地躺满了整个村庄。那些天的晨昏,我们痴痴地望着空寂寂的村头,想着不知去了何方的鸟儿们,怅然若失。

而今,已少有人知道村头曾有棵古枫树。古枫树下追逐嬉戏的杨冲娃们,也大多离开了村庄,他们走南闯北,四海为家。曾在树下开会歇息的大人们,也渐渐老了,隔三差五地悄然辞世了。没了古枫树的村庄,少了活蹦乱跳的杨冲娃,又少了劳作一生的老人,平日空空荡荡,静悄悄的。

好在村上有个传统,村上哪家有白事,散居他处的本庄人,都得回村祭奠。于是,白事时候就成了老乡邻们在村庄里难得的聚会。彼时,村里车来人往,热闹非凡,竟成了一年村中最为活力的时刻。

村头有棵树,树下一群娃。那树,那娃,如同黑夜里的北斗星,将永恒地闪亮在我记忆的天幕上。

爹回来了!娘也有些高兴,爹把600多元钱一分不少交给娘,娘看爹喜好白酒,第二天便亲自上街为爹买回一壶散装的白酒。

爹去世时,娘哭得很伤心,在祭文里写到爹的生平事迹时,娘说:“泽丰,你爹为了你还出过一趟远门呢,这事一定要写进去。”我含泪点点头。原来,娘也深爱着爹。

